

翠袖乾坤

查小欣

大美人林青霞用新作慶祝六十歲生日。新作不是復出銀幕主演電影，而是推出新書《雲去雲來》，本月底面世，預祝十一月三日她「登六」的大日子。

新書封面已曝光，林青霞以側面出鏡，盡顯她優美的輪廓，穿上大V領黑色上衣，稍稍性感，封面照由內地著名女攝影師陳漢操刀，走清雅簡約型格路線。

新書序言反映林青霞不介意公開年齡：「人生很難有兩個甲子（六十歲），我唯一一個甲子的歲月出了第二本書，當是給自己的「一份禮物，也好跟大家分享我「甲子」的人、事、情。」

林青霞對「怕老」免疫，因為她不顯老，保養得宜，沒走樣，沒老態，連那份獨有的氣質保鮮度亦甚高，誰又會怕這樣的六十歲。

林青霞貴為邢太後，專心相夫教女，養尊處優，保持低調，但每次現身，都必成為焦點，搶去不少眼球和記者的鏡頭，在一片「復出」聲音中，她不僅為所動，有片商甘詞厚幣望能奪得她復出的第一次，有人建議她轉型演舞台劇，都未能吸引她。

林青霞出新書慶60歲

她選擇了文化。

先在報章寫專欄小試牛刀，大受歡迎，她不像一般闊太只管逛街發揮購物本領「喪拚」，她去主持讀書會，為小朋友講故事，就如《哈利波特》作家羅琳般，以一個母親為孩子講床邊故事的形象現身，親切和藹。

很多文藝活動，如有質素的話劇，都見到林青霞的身影，她又出席畫展，與著名作家龍應台見面，最近又去支持鍾楚紅的攝影展，並認購了兩幅相做慈善。

偶爾她會答應國際超級品牌如卡地亞做活動主禮嘉賓，打扮華麗美艷，那份星味多了一分文化的內涵，令她的美加了一層深度。

林青霞在「明星」與「美麗」外，加上「文化」，為自己增值，對於一個不愁衣食，有足夠條件過優渥生活的人來說，是難得的。

閩南文化節

琴台聚 客火 彥火

月前，收到「二〇一四世界閩南文化節」的邀請柬，才知道有一個閩南文化節。身為閩南人的我，當然應該加以支持。這已是第三屆了。

第一屆於二〇一二年在台灣舉辦；第二屆在泉州；第三屆——即今屆在澳門。閩南文化，泛指早年生活在福建地區的人共同創造的（主要是閩南人），並一代代傳承、發展的地區性文化。

其分布範圍為開放以後被稱為「廈、漳、泉金三角」（即現轄的廈門市、漳州市、泉州市各區、市、縣）及港、澳、台和海外華人社會地區。

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後，在福建設置閩中部，開啓了中原文化與閩南文化的交流與融合。漢晉時期，大批中原漢人遷入閩南地區，逐漸形成了閩南文化。

晉唐時期，閩南地區漢民人口劇增，經濟迅速發展，政教管理體制日趨完善，閩南文化得到發展。

宋元時期，泉州成為「海上絲綢之路」起點和東方大港，阿拉伯人與波斯人到泉州經商，帶來了伊斯蘭文化，大大豐富了閩南文化。

明清時期，歐洲商人和傳教士接踵而來，傳入了西方文化，進一步繁榮閩南文化。可以說，閩南文化的發展，糅合了阿拉伯文化、南洋文化、西方文化等外來文化的特質和諸因素，經過融合、難交、孕育而成的。誠然，閩南文化兼具「海洋文化」與「僑鄉文化」的特質。

天言知玄

楊天命

人生總是不斷為生日而忙碌及煩惱：小時候，我們總是朝思暮想，時刻期盼生日到來，終日為能否收到心儀的禮物而忐忑；踏入少年時代，朋友的生日則變成了務必「出錢出力」的頭等大事，不論是籌備過程還是宴會當晚，也總會與一大班友人忙個不可開交；拍拖及結婚後，對象的生日成為比自己出生更重要的日子，就算當天因工作而受盡屈辱，也得為伴侶準備最好的禮物、最浪漫的慶祝，然後強顏歡笑，半點不敢透露日間所咽下的辛酸淚……

為生日忙碌

更高：我便曾經試過為慶祝兒子的生日而瞞着他偷偷飛返加國，在晚飯唱生日歌時突然現身為他送上祝福，兒子喜極而泣，大喊：「Birthday wish comes true——當然，我絕對不是為此埋怨，因為身為人父後，慶祝兒子的生日，確實比慶祝自己的生日更快樂，試問世上哪

有比看着子女一年比一年長大這事情更值得高興？作為玄學家，我更是每天為生日而忙碌，因為玄學工作其實是一門依靠生日謀生的行業：不論是批命、風水、擇日及改名等等，全部均與顧客的生日息息相關！

究竟生日對人生有多重要呢？只要看看坊間流傳着的一大堆生日禁忌，便能感受到人們對它的重視：生日忌送鐘，因為與「送終」諧音；忌送傘、忌送刀，除非你希望與對方一拍兩散，一刀兩斷！生日忌吃梨，因為「分梨」與「分離」同音，試問有誰會喜歡分離？忌送白色的花，因它在不同文化中，也有哀悼的意思；忌穿黑色衣服，因為它代表着喪事；而在伊朗及墨西哥等地，就連黃色也是「禁忌」，因為它帶有詛咒的不吉利意涵。

在此建議各位，以上的禁忌，務必牢牢銘記，否則你可能會因在生日犯禁而變得忙上加忙，煩上加煩！

十七世紀初歐洲殖民強權以武力侵佔閩南沿海，鄭成功以金門為基地出征，登陸台南，從荷蘭人手中收復台灣，招徠內地民眾建設台灣。

金門是一千多年前閩南人前進南洋的前沿基地，也是東南亞華人的原鄉之一，可印證閩南人的航海世紀。我為參加此次活動，重溫自己的原鄉文化，對閩南文化加深了認識，並向大會提供了論文，題目是：「淺談香港的閩南文化——兼談春秋街的滄桑」。

香港的閩南人是一個極大的族群。如果以語言來劃分，操閩南語的香港人，不光是指福建的閩南地區，還包括廣東的潮汕地區及海南省。香港操閩南語的有多少人，相信在二百萬以上，即佔香港的總人口近三分之一。

至於純屬閩南語的福建籍人士，據香港政府的人口統計，二戰後約八十萬，二〇一一年有一百三十萬至一百六十萬，估計到今天應有一百八十八萬左右。

閩南人最初在香港時和同樣操閩南語系的潮汕人（潮州語屬閩南語系）混居於上環、灣仔以及銅鑼灣。在舊灣仔沿海便有油頭街和廈門街的閩南人姊妹街，而銅鑼灣東角道本為苦力聚居之地，而苦力大多是潮汕人。

後來隨著時間的轉移，閩南人和潮汕人開始分道揚鑣。一部分閩南人移居到西環，一部分轉入東區。上環基本上成潮汕人的天下，如銷售乾貨、參茸的南北行，當中也夾雜若干閩南老闊開的參茸行。

早年專售潮州食品的潮州巷，已成為潮州人出沒的地方，上世紀九十年代末上址與建新建築物，潮州巷已不存在。

(上)

光明之子

2005年，央視舉辦新年新詩會，名嘴臉愁悉登台，表情莊敬地朗誦了中國現當代詩歌中的精彩篇章，其中有海子的《面朝大海 春暖花開》。一位主持人讀完後覺得非常過癮，喜不自禁：「好不容易高雅了一把」。

新年新詩會是央視打造的品牌節目，通過對百年新詩的舞台演繹，力圖喚起觀眾美的記憶，領略詩歌中的思想和情感。

也許是央視的巨大影響力吧，從那以後，在各種與詩歌有關的活動中，誦讀《面朝大海 春暖花開》的聲音不時響起。流風所及，甚至各地一些與詩無關的節目裡，這首詩也被人常常念叨。

至少是後者，應該是海子沒有想到也不願看到的。活着的時候，他默默無聞，孤獨、貧窮、沒有女人愛他，許多個寂冷的深夜，他在燈下苦思、寫作，伴隨他的只有胸中翻湧的波濤。其實，他最反感詩歌變成一種裝飾，一種矯揉造作的東西。他太清楚了，詩人的命運是動盪，是清貧，是浪跡天涯。但他和所有成名的人一樣，已經不能主宰自己以及作品的命運。

1989年3月26日，海子在河北省山海關辭別人世。由於隨後中國社會發生的巨大變化，他的死成為一個時代的告別儀式。這個時代太難得了，在中國歷史上太罕見了，許多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認真讀過書並寫過文章的人，直到近些年才意識到這一點。而海子，很可能當時就想到了，並以詩人的敏感，預料到一個物利的、嘈雜的、充滿商業氣息的時代的即將來臨，所以，他把自己作為祭品，獻給了雖然波折卻總歸珍貴無比的八十年代。果然，不待他在另一世界安頓下來，講求物質的，沉湎於利益、計算、金錢和享受的市場大潮，便席捲了這片大陸。而今年，是海子告別世界的25周年。

前幾天，我重新把海子的詩集讀了一遍。不勝驚訝的是，二十多年過去了，海子的詩仍然像當

初一樣讓我感動和着迷，令我思慮和憂傷。

海子的詩，是一團烈火，一團青春的火，一團閃耀着太陽光芒的火。「萬人都要將火熄滅；我一人將此火高高舉起/ 此火為大，開花落英於神聖的祖國/ 和所有以夢為馬的詩人一樣/ 我藉此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」。海子是農民的兒子，來自田間，來自土地，他對麥子、大地、太陽、河流情有獨鍾，「我孤獨一人，在五月的麥地，夢想眾兄弟，看到家鄉的卵石滾滿了河」。勞作是辛苦的，每粒糧食都浸透着農民的汗水，不僅如此，生活有時要求人付出的更多，「為了生存你要流下屈辱的淚水，澆灌家鄉平靜的果園」。長久的沉思，詩人的慧眼，使海子想的很遠，看到的也比別人更多，「麥地/ 別人看見你/ 覺得你溫暖、美麗/ 我則站在你痛苦質問的中心/ 被你灼傷/ 我站在太陽痛苦的芒上/ 麥地/ 當我痛苦地站在你的面前/ 你不能說我一無所有/ 你不能說我兩手空空。」詩人有一種直覺，這種直覺賦予他穿越歷史帷幕和厚重灰霾的透徹，他深知人間的磨難、掙扎、勞苦、無奈，但詩人仍感激生活，感謝大地，「詩人，你無力償還，麥地和光芒的情義，一種願望，一種善良，你無力償還」。經過勞作和思考、學習與錘煉，渡過一條又一條沸騰的河流，飛越萬里無雲佈滿悲傷的天空，海子選擇了永恆的事業：「我的事業，就是要成為太陽的一生」。詩人自此領受了偉大的使命，追尋聖跡，迎回神愛，為廣袤的大陸帶來新的氣象、新的火焰、新的光亮。

海子16歲考入北京大學，畢業後做了一名教師，傾心於閱讀和寫作。他的物質生活是貧乏的，可他卻是詩歌的王子。他有過四次戀愛，愛上了四個姑娘，可這些女人都嫌他窮，離開了他。海子常常想念她們，還寫了一首詩：「我愛過的糊塗的四姐妹啊，像愛着我寫下的四首詩，美麗的結伴而行的四姐妹，比命運女神還多出一

個」。沒有愛情的苦澀，貫穿了海子年輕的生命，命定的孤獨，卻激勵着海子艱巨而英勇地開拓，詩歌王子的氣度與高貴，正體現在他從不沉溺於一己的悲傷和憂思。「我走到了人類的盡頭/ 我還愛着/ 一切都源於愛情/ 我一路走來/ 解破人間謎底」。海子的境遇提示我們，命運是有的，不管多麼難以辨認，也不管你承認與否。自遠古開始，一些天賦異稟的自由個體為詩歌創作，就與人世和命運進行着一場又一場搏鬥。詩人的危難，詩人的榮耀，都由他們一身擔荷。最優秀最高貴最有才華的王子，往往最先身亡。海子曾經列出一行王子的名字，雪萊、葉賽寧、荷爾德林、韓波、席勒。而這位中國的詩歌王子，為我們留下了這首詩：

我召喚

中間的沉默 和逃走的大神

我這滿懷悲痛的世界

巨石圍住了四周

我盡情地召喚：1988，拋下了弓箭

這是新的世界和我

在此之前我寫下幾十個世紀的最後一首詩

並從此出發將它拋棄

曙光會知道我和太陽的目的地

獻給你，我的這首用盡了天空和海水的長詩

海子詩歌的一個特點，是想像的奇異和瑰偉。這不是沒有緣由的，它們來自一個人的青春激揚，來自作者與江河、大地、民族精神的神秘關聯，來自詩人才情的燦爛迸發。雷電、沙漠、青銅、在天之翅、在水之靈、悲傷的熱帶、糧食為什麼流淚、凝視為什麼永恆、天上血紅色的軸……特別是在他的幾首長詩中，這些詞彙火山噴發般湧出，連續不斷地升騰，創造出的意象和光景，灼熱了讀者的雙眼。這種激情、這種火焰，是人類菁英在某一瞬間突入宏偉氣象的靈感閃耀，是個體自由與大千世界原始力的交融，每一個才華點亮的夜晚，海子都將這些神奇元素化

為了詩句。

秋天讀海子，循着詩行，我一再尋思作者的精神礦脈和思想源頭。在幾則簡短的詩論中，他告訴我們，自己不喜歡東方詩人的文人氣質，「他們蒼白孱弱，自以為是，他們陶醉於自己的趣味之中，他們把一切都變成趣味」。他熱愛的詩人是荷爾德林，這位不幸的德國詩人的作品，從不瑣碎，從不矯造，歌唱生命的痛苦，令人靈魂顫抖。荷爾德林寫道：「在貧困的時代，詩人何為？詩人是酒神的祭司，在神聖的黑夜中，他走遍大地」。從這裡，海子懂得了，詩人要感謝生命，即使這生命是痛苦的、盲目的，要虔誠。海子喜歡的作家和詩人，還有但丁、莎士比亞、歌德、塞萬提斯、陀思妥耶夫斯基，這些人生在不同時代、不同國度，卻有一共同之處，他們流着眼淚迎接朝霞，敞開胸懷接受風雨澆淋，他們從景色進入了萬物的靈魂，他們不僅熱愛河流的養育，還帶着愛忍受河流的破壞，忍受生活的苦難，熱愛人世的秘密，直到痛苦的連綿山巒上長出歡樂的鮮花。

讓我們再次誦讀海子的詩句吧：

千年後如若我再生於祖國的河岸
千年後我再次擁有中國的稻田
和周天子的雪山 天馬踢踏
和所有以夢為馬的詩人一樣
我選擇永恆的事業



■ 海子

網上圖片

生活語絲

吳康民

在內地書店買到一本精裝的中外《精美散文》，四百多頁。售價不過人民幣二十九元八角，真是超值。本書收有中外散文近一百篇，還沒有看完。但翻閱多篇，還是覺得中國早年名作家的散文精彩。其中就有魯迅、朱自清、冰心、俞平伯、沈從文等的名篇。但如果要推散文「冠軍」，我仍然首推《背影》。

再讀《背影》

《背影》我讀過不知多少遍，今天讀來，仍然感動不已。特別是我們上了年紀的人，對於親情，對於我們上輩的父老，自有一番體會。朱自清描寫父子之情，不落俗套，更沒有華麗的詞藻和眾多的「形容詞」。文字的樸實無華，更令人一再咀嚼而其味無窮。

文字寫於一九二五年，時代背景是中國積弱、軍閥混戰、列強入侵，中國正處於動盪而醞釀變革的時代。朱自清一家也有變故：祖母去世，父親的

「差使也交卸了」，也就是失業了，但還是支持朱自清到北京就讀。就在這個兒子赴北京就學，父親去南京謀差事，一半同行，一半送別的關節上，朱自清寫下了這篇不朽的名篇。從家鄉到達南京，父親要去謀差事，兒子要再北上，本來就應該在南京的旅館分手。但父親一再猶豫，終於決定還是要到浦口送別兒子。因此，就出現了父親去買橘子，越過車軌，出現在兒子心目中動人的「背影」的一幕。

隨想國興

在中央電視台中文國際頻道上，看到兩岸專家接受主持訪問，專題是談錢穆的一生，看後頗有感想。

路地觀察

湯禎兆

記得寶實剛出世時，四方八面的資訊湧過來，如醫療類如接種疫苗的時間表、經驗類如別要一哭就抱、論壇類如怎樣為寶實建立時間表等等。如今親身養育兩個小孩後，修正了很多觀念，得出第一個法則是：什麼也是以寶實初到世界的觀點出發，就不會出錯了。

給寶寶的世界觀

最早上過的問題當然是打不打針。西醫把我們洗腦，令父母以為疫苗是我們為孩子提供的「第一重保障」，除了政府免費提供的，還有輪狀病毒和水痘等。在任何病菌來襲前，先用重金屬、防腐劑直接注入血，干擾身體成長、神經系統的形成和免疫系統的建立。西醫的對抗式療法只會令孩子淪為藥罐子。多找刺激自癒能力的方法，中醫、自然療法、草藥療法、順勢療法、按摩推拿、體底療法和原始療法等等，在網上一定可以找到相關醫師，也有一些自學課程。就算沒有時間上課，錄像及文字教學也比比皆是。孩子若是吃人奶，抗體足夠，根本不怕細菌；若是先天底子弱，打針服西藥也只會令身體更差。

看專家談錢穆

感想之一，是錢穆完全是靠自學而成就終生的事業，他沒有任何學歷，就可以在家鄉教小學，進而教中學，繼而受顧頤剛賞識而到北京大學擔任教授。這種千里馬遇上伯樂的故事，古今中外出現的次數，相信屈指可數吧？只有在那個時代，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吧？時代愈進步，怎麼這種先進的事反而消失呢？現在的大學，要想去任教，就算有自學的千里馬，就算有伯樂，但如果沒有博士學位，能進去當教授嗎？這是教育界為了方便管理而數字化的結果，讓真正實學的人才，都被制度埋沒了。

感想之二，是錢穆終生為宏揚中國文化的矢志，不因時代的動盪和變遷而動搖。從無錫到蘇州，從蘇州到北京，從北京到重慶而廣州而台灣，他除了終生自學不懈之外，還艱苦辦學，推廣中國文化。在花果飄零的時代裡，結出繁榮的果實。這種推廣中國文化的精神，如今在香港哪裡找得到？當年錢先生為香港的文化沙漠注入的中國文化生命，如今又何在？現代香港的中國文化，是否又回復到花果飄零的時代？這是值得深思的。感想之三，是錢先生為了讓中國文化得以傳承，創辦新亞，以教室為家，睡座席，席地臥，強忍胃潰瘍之痛也按時到教室授課。這種精神，現在還找得到嗎？二十一世紀的社會，還會有錢穆先生這樣的人才出現嗎？

給寶寶的世界觀

比較自己的兩個兒子，還有身邊認識的孩子，一些有喝母乳，一些沒有；一些有混合奶粉並哺；一些有接種疫苗，一些沒有；一些有吃西藥，一些沒有。觀察他們的健康、骨架體質和生病嚴重程度等，我和太太有以下「不科學」卻「人本主義」的歸納：對孩子的健康而言，依重要的次序是產前調養、不接種疫苗、全母乳餵哺和不吃西藥。網上有許多母親說不明白為何喝全母乳，孩子也常常病（當然，她不餵母乳情況一定更壞），就是寶實本身的體質太受母親影響，母乳亦然。媽媽的身體調理除了可服中藥，自然療法和營養學一定也有用，但肯定並不包括合成維生素及媽媽奶粉。只用最天然的方法，這就是第二個法則。